

時分春夏秋冬，萬物消長寫就了生命壯麗的篇章。但季節對人來說，總覺得春光短暫，夏日署長；秋天的紅葉雖美，卻不免讓人心生蕭瑟；而冬令呢，更多了一分凜冽與蒼涼。

一人獨處，靜幽無擾，但寂寞難遣；朋友歡聚，叙友情憶往事，趕走了寂寞，卻耗費了大好時光。

都市繁華，但喧囂擁堵，更兼人情淡漠；鄉村野趣，風景獨好，然簡屋陋巷，農事繁忙。

工作時忙忙碌碌，總覺得職業不好壓力太大，掙錢太少；退休了失業了病倒了才覺得工作着才是美麗的。

小的時候，總以為長大了好；可長大了，才知道人生竟有幾多愁，又想找回逝去的童年。

三四十歲，精力充沛，正好干一番事業；可兒子老子妻子房子車子票子，柴米油鹽醬醋茶，好不叫人精疲力竭。

至晚年，知天命，不惑不愈矩，算是徹悟人生；所憾“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”。

腰纏萬貫，可謂富有；可如果富得只剩下錢了，便也“窮”得令人生憾。

功成名就，人人仰慕；但因此而終日來往于觥光交錯、事物應酬之中，以致被名累被捧殺，也是一憾。

古人說做官是美差；可在嵇康看來，作官要早起而不能睡懶覺，要捨棄彈琴和釣魚，穿上官服不能隨便搔癢，賓客盈門而吵嚷不休……，竟有七憾之多。如此勞心費力豈不憾哉？

網戀，情殤。亂了鴛鴦。

他和倩如蝶翩翩出入成雙，恩恩愛愛走進婚姻殿堂。月表面祝福心暗傷。

月與倩同室姐妹上下床。倩跳舞，上網。月讀書，寫文章。

“月，這小子長得帥氣文筆揚，你得幫我約情郎。”

文來，詩往，情意綿長。倩很快墮入情網。月心事重重空惆悵。

花謝，花開。光陰難解情織網。

他問：“月，怎還不處對象？”

月笑笑：“或許今生難遇上了。”

“我朋友華年

生命的孕育也許是人間最美好的詩篇；但從十月懷胎便有了是男是女、是醜是俊、是智是愚的憂慮。嬰兒呱呱降生，歡天喜地；但撫養教育，憂其長，憂其學，憂其成家，憂其立業……，一連串頭疼的問題接踵而至。

其實，遺憾也不僅是遺憾。

一枚錯版的郵票，價值不菲；一個斷臂的維納斯，不也是美的象徵？

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司馬宮刑，成就《史記》。痛苦和磨難，雖摧殘靈肉，卻造就了藝術，升華了人生。

死亡是人生最大的遺憾。然

而，正因為有了死亡，才顯示出生命的價值，才綻出生命的光輝，才顯出生命之絢麗。

誰人不想“向天借命五百年”？而如果世人皆有無數個明天，可以想像，這個世界將變得了無生趣。

所以，一切的遺憾，往往蘊含着美好；一切的遺憾，往往是催生的力量。

所以，這個世界永遠不可能沒有遺憾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才有競爭，有奮鬥，有追求，有創造，有希望。

所以，這個世界才如此色彩斑斕，美不勝收，才如此生長繁衍，永無止息。

作者劉明禮：河北石家莊橋西區槐中西路欣怡園

輕才俊，多少女孩難追上，為你們牽線，說不定能對上像。”

月華相見，敬慕互賞。各自又把心事藏。婚後，日子安暖情無恙。只是月常常靜坐痴想。

深夜，華軒聲起，月又悄悄把當初詩文細品慢賞。

身後傳來華叫嚷：“傻瓜，是你！我說月老怎會點錯鴛鴦！”

一夜花事溢芬芳。愛依依，意婉情長。

作者劉月仙：筆名，春陽。內蒙古包頭市昆區哈業腦包中學

穀場都是熱鬧的，快樂的！

打穀場又是一個天然的舞臺，就着月光當成燈光，稚嫩的歌聲會悠悠地飄到雲里頭。女孩子愛唱歌，就約好來到打穀場唱自己白天抄的歌。“新鴛鴦蝴蝶夢”、“小芳”、“星星的約會”、“燭光里的媽媽”、“摘下滿天星”……最忘不了的就是“水手”和“星星點燈”，拄着雙拐的鄭智化曾是多少70、80後心中的偶像。月光下，那歌曲似乎永遠也唱不完，男孩子則會在一旁起哄，說誰誰誰唱錯歌詞了，誰誰誰跑調瞭，然後就是被女孩子追着猛打。呵呵的笑聲里，孩子們把打穀場演繹成一個充滿童稚韻味的鄉村大舞臺，而這月光不是主角，勝似主角。

月光下的打穀場，有時也是安靜的。

麥收時節，人們忙碌地度過一天。打穀場在夜幕下就會安靜下來。月光下，那麥子堆

得像小山似的，那時，父親就要在打穀場過夜，看守那些麥子。父親會在打穀場的中央用架子車搭一個簡易的帳篷，下面鋪上席子和被褥，一切準備妥當，在父親回家吃晚飯的間隙，我就會提着那台老式的收音機來到這裏暫時替父親看管打穀場。收音機里動聽的音樂，感人的親情、友情和愛情的故事，總會伴着我，也伴着這柔和的月光，我竟在不知不覺中睡着，不知什麼時候，父親把我抱回家，第二天醒來時，我已在打穀場。

女兒終於玩累了，喊着要回家，我卻在想着：這城里有廣場，晚上即使沒有月光也燈火通明，可怎麼都不能與鄉下月光里的打穀場相媲美，我說不出理由，就是喜歡那里，簡單、原始、純樸、自然，空氣中瀰漫着莊稼人的味道。

作者時雙慶：(筆名晚風)河南確山人，培訓教師

中午下班回家，發現妻子種在陽臺上的白菜長出兩片新葉，翠綠欲滴，十分可人。這不由讓我想起小時候家里的菜園子。

我從小在鄉下長大，那是一個小山村，依山傍水，給我童年帶來了很多歡樂。父輩們以種地為生，除了主要農作物在大田里耕種外，家家房前屋後都有一個菜園子，四周是一米多高的柵欄或泥牆圍砌，每到鬱鬱蔥蔥的季節，園子里散發的芬芳與美好，總是讓人眷戀。

春風送暖，泥土飄香。這時父母便把保存多年的竹杆連同塑料布拿出來，在園子里做一個“小溫室”，在土里埋上菜籽，過些日子，裏面就會冒出淺淺的綠

意，母親細心的照料，象伺候自己的孩子那樣呵護倍至，而我更是冰封一冬之後，難得見這生機勃勃的新綠，一天得看好幾遍。

漸漸的小菜長到可以吃了，母親拔了一盆，用清水洗淨，端到桌子上，沾着自家下的黃豆醬，豐盈着你的味蕾，忍不住會多吃幾碗。

當一層層的翠綠鑲滿山村的每個角落，父母便把提前系好的菜秧，移栽到園子里。那是個累而快樂的工作。先把土泛好，把大塊土敲碎，用鐵耙把地弄平，再用鎬頭備好壟，挖坑、澆水、栽秧。我們孩子也跟着忙活，一連串的動

一個月前，我回老家，早早地給母親打了電話，告知了到家的大致時間。可推開家門的時候，卻沒有看見母親的身影。打她手機，聽得那頭一片嘈雜，母親啞着嗓子說了一聲“正忙”，便匆匆挂了電話。

奇怪，一個古稀老人，能有什么讓她如此忙碌呢？正疑惑間，父親回來了。父親說，現在你媽媽可成了小區里的風雲人物了。

原來，春節過後不久，小區里一個獨居老人死去多日後才被鄰居發現，屍體已經腐爛。這件事對母親觸動很大。於是，母親決定成立老年人互助組，即把小區里的老人召集起來，把他們各自的情況登記在冊，然後要求他們每天早晨八點左右到小區的假山旁集合，一是為了說說話，拉拉家常，更重要的是，給大家報個平安。如有身體不適，可以電話告知大家。

而我回家的那天清晨，老李叔既沒有在規定的時間與大家碰頭，也沒有打來電話。母親急急忙忙給他打電話，電話通了卻沒有人接聽，母親的心頭掠過一絲不祥的陰雲。於是，約了其他老人一道去敲門。原來老李叔起床時突發心臟病，跌倒在地板上。

正當我和父親說話的時候，母親回來了，說老李叔搶救及時，已脫離生命危險。看着母親疲憊不堪的樣子，我很是心疼，嗔怪道，這個年齡了，理應頤養天年，養好自己的身體就不錯了，還操那樣多的閑心干什么？

中午下班去食堂的路上，正和同事有說有笑。突然傳來一聲警告：“上次說過不讓你上班穿裙子，怎么今天又穿裙子了……”

“上班在辦公室工作怎么能穿裙子？再說了，如果下村，我還帶着長褲和短袖衫呢。”我給領導解釋着。

帶着滿臉的不情願，換回長褲，讓我想起小時候穿裙子的故事。

小時候，看着同齡的女孩都穿着花花綠綠的裙子去上學，自己心生羨慕，感覺女孩穿上裙子就像電影里的公主。可是我的父母就是不給我買裙子。當時一直想不通，整天吵着要裙子，整日夢想着擁有一件裙子。現在想起來可能是因為當時家庭經濟困難。記得每次我的衣服穿小時，母親就買個染料，換個顏色讓弟弟繼續穿。有時顏色不是太鮮艷時，媽索性就直接拿給弟弟穿，連換顏色的程序也免了。如果當時給我買裙子，弟弟就沒法繼續穿，在父母眼里那就造成不必要的浪費。

第一次擁有裙子，是在我上小學三年級，小姨送我的一條蘭草梅朵的連衣裙，至今都不能忘卻。湖藍色的上衣，裙子下面是盛開的粉色牡丹花和碧綠的小草。收到裙子那天晚上高興地睡覺都把裙子放在枕頭邊，唯恐它長翅膀飛走了。

清晨起來，美美穿上裙子準備去上學，被父親發現了。“站住！你穿裙子去上學？”父親狐疑地看着我。“是呀！我要穿裙子上學嘍！”我興奮地回答，欲走出家門。“不行！不能穿裙子上學，去換長褲，裙子只能放在家里穿。”父

作常常會腰酸背痛，可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，心里會感到溫暖而滿足。

盛夏時節的菜園子，滿眼的綠，連同圍牆邊鮮艷的小花向四周蔓延。早晨，窗外傳來清脆的鳥鳴，陽光照在身上暖暖的，照進菜園子，親吻着這片肥沃的土地，葉脈上滾動的露珠，晶瑩剔透。園子里許多菜都可以摘吃了，黃瓜、小葱、青椒、豆角、香菜……一茬又一茬。

母親把它們變成飯桌上的美味佳肴，多少年後，回想起來，依然芬芳而淳樸。

秋天是個收穫的季節，各種果實沉甸甸的挂滿枝頭，園子里，經常有我和母親忙碌的身影，春種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一年又一年，父輩們融入了太多的情感，那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，收穫的是一棵棵果實，同時也收穫了無邊的快樂和幸福。

童年的菜園子溫暖着我的記憶，那里的一花一葉，一草一木以及那園子里添滿四季的色彩，一直令自己感動，成為記憶里最美的風景。

作者張洪玉：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阿榮旗阿倫中學教師，愛好書法、寫作、詩歌、小小說、散文等在內蒙古雜誌、報刊發表作品

母親愀然變色，嚴肅地說，你怎么能這樣想？老人們大多孩子不在身邊，既能助人，又能助己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見母親說得有道理，我無言以對，只好慚愧地低下了頭。

接下來的幾天里，我幫着母親又完善了老人們的情況，增加了一些信息，包括他們的病史及其子女或重要親屬的聯繫方式。我又陪着母親聯繫了醫院為這些老人做了免費體檢。看着這些老人滿足的笑容，母親皺紋縱橫的臉上像是一朵野菊花在悠然綻放。我想，她的心里一定洋溢着幸福和甜蜜吧。

後來，越來越多的老人加入了母親的互助組，母親比以往更忙碌了。但是，母親的每一天都過得無比充實，用她自己的話來說，“如果別人因自己而受益，是自己最幸福的事情”。

昨天，母親電話告訴我，母親和她的互助組上了電視，母親被評為“最美老人”。聽着母親因激動而顫抖的聲音，我内心也無比高興。

是的，一個人無論年齡有多大，只要心里裝着別人，並不遺餘力做些對別人有益的事情，他的心靈就永遠不會衰老。愛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情，一個不吝付出愛的人，永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。

作者張燕峰：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沙城鎮第六小學

親下了命令。我氣得瞪眼，也不敢辯解（小時候很怕父親）。只好穿上長褲去上學，每次放學都早早跑回家過過裙子癮。就這樣，在我小學階段里，從沒穿過裙子去學校。

升至初中，家庭條件漸漸有了好轉。在一年的夏天，父親去北京出差，不知是受了同事的勸說，還是到大城市的緣故，思想突然轉變，回來時竟給我帶回一條白色套裙，美得不得了。最讓我意外的是爸爸居然允許我上學穿上它，一向不拘言笑的父親開始稱讚我穿裙子好看，後來接二連三給我買了幾條裙子。讓我越發對裙子更加迷戀。就這樣穿着父親給我買的裙子，讓我美了多個夏天。上幾年搬家時，我才把父親給我買的裙子依依不捨地送給別人。

畢業之後參加工作，自己擁有了經濟權，改革開放使觀念也跟着轉變起來。不但夏季，買上幾件心怡的裙子。連冬天也不再穿長褲，一年四季都在變換着不同的裙裝。如今衣櫃里，長的、短的、厚的、薄的、紅的、綠的，現代的、古典的，各種各種的裙子像士兵一樣挨着順序排列在那，隨時等候我的點兵上陣。

今年夏天，先是入戶拆遷，不能穿裙子。後來，秸稈禁燒，天天守在田間地頭。更是與裙無緣。禁燒結束，拆遷工作暫時轉入辦公室進行。於是重拾愛裙之心，偷偷穿上它，想美一把，可惜還沒穿上幾天就被領導發現，一周之內被警告兩次。也許領導認為我們隨時都有下村入戶的可能，穿裙子不方便工作。

哎，誰讓女人天生愛美呢！

作者王健梅：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區楊莊辦黃橋居委會